



配图 李昊天

## 棒槌声声 洗衣忙

□汪志

由于到龄退休,几个月前,我和老伴从西北回到北仑柴桥街道这边安居。入住后的第二天清晨,正在入睡的我,被一阵紧似一阵、似鼓非鼓、错落有致的节奏声所吵醒,睡眼朦胧中,这声音温暖而亲切,犹如田野瓜地里飘来的馨香,由远及近,连刚刚照射进室内的一缕阳光都充满了甜丝丝的味道。

A

此时,我有些茫然,简直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处。于是,便急忙起床开窗循望,只见高高住宅楼的旁边有一条川流不息的芦河,河塘边隐隐约有七八个大姑娘小媳妇儿正在石板上用棒槌捶洗衣服,这阵阵的棒槌声就是从这绿树环绕、河水清澈之边传来的。驻足观望,思绪万千的我,忽然遥想起了儿时那曾经悠扬久远的“棒槌声声洗衣忙”……

故乡就在江南。儿时的记忆中,每天清晨,村边那条不大的小河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。大姑娘小媳妇和婶婶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,挽着一篮篮、一桶桶浸满汗水和泥浆的衣服,陆陆续续聚拢到这里来清洗。一块块麻石青石都是就地取材,它们安卧或延伸在池塘两边,大家各就各位,一边洗衣一边家长里短、说说笑笑,河塘边洗衣就是勤劳的她们难得的聚会。此时的流水声、洗涮声、棒槌声、说笑声,声声入耳,也是每天清晨最优美、最动人的旋律。但热闹归热闹,很快她们就专心致志地开始清洗起来:将脏衣被在河水里前后来回摆动,一遍又一遍地漂着,然后拿起来放在青石板上,用左手将其对折一下打上肥皂,不停地用板刷在石板上揉搓洗刷,右手又拿起棒槌使劲地捶着,姿势娴熟。“啪啪啪”,一阵捶击声刚过,便将衣服很快地转过去,继续搓和捶打,直到衣服的周边溢出一股股白色的污水和肥皂水,衣被经棒槌反复捶打后抖一抖,再放在流水下漂洗拧干。如此反复,一桶衣被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才能清洗完毕。

B

棒槌一尺多长,捶打起来也是一项技术活,如纱布、绸缎布料则需要轻轻地捶打。那时家庭困难,也有买不起肥皂的,有的就用皂角。将皂角放在衣被中裹起来,用棒槌砸出白沫,再双手在V形搓板上揉搓,再拿到池塘边洗。那时,我家房后有两棵大皂角树,母亲就让乡亲们摘下来用于洗衣被。“棒槌声声洗衣忙”的这一古老习俗,早已成了故乡一道熟悉的风景线,此起彼伏,前呼后应,唤醒了河边水田里的青蛙和树枝头的小鸟,而池塘边节奏分明的棒槌声,犹如天籁之音,让人愉悦。

那时我家祖孙三代共有十几口人,几乎每天都要清洗衣被,在那个没有洗衣机、也没有自来水的年代,洗衣只有沿袭从古到今的河塘边“棒槌声声洗衣忙”了,而这一重担就落在辛劳的母亲身上。记得每天天刚麻麻亮,母亲就把家人换洗下来的衣服先用水浸泡,然后用桶提到了村边的小河旁。乡村洗衣人家居多,如果去晚了,较好的位置常常被人占据,或者就没有洗衣的地方了。此时的母亲要么排队等着,要么大家挤一挤后加入行列。

小时候,孩童玩耍的地方少,起床后看不到母亲的我,便跑到池塘边戏水,远远地就听见“啪啪啪”的棒槌声,一声接着一声,力道足,又透着干脆。这声音是多么的熟悉啊,倾听了很多年的我,不用猜定是母亲,我在旁一边戏水,一边等着母亲回家。待衣被清洗完后,母亲早已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,我便上去不停地轻轻敲打母亲的后背和腰部,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帮母亲将装衣被的桶提回家。

C

衣被拿回家后,母亲还要浆洗一遍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布料粗又硬,衣被容易脏,通过浆洗会让布料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,这样的衣被既耐脏又暖和。浆洗是很有讲究的,基本上都用米汤,那时家家早上都煮稀饭,煮时多加一些水,待稀饭熟时将米汤舀出晾凉后倒进盛有衣被的大盆里,反复揉搓,让米汤均匀沾上衣被。浆好的衣被晒干后,又开始捶打衣被,这又是一道很费力的活。那时,我不解地问母亲,为啥衣被要浆,还要捶呢?但当我穿着笔挺的衣服,睡在既保暖又清香松软的被窝里时,才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辛劳。

阵阵棒槌声伴我度过了童年,送走了少年。长大成人后,我离开美丽的江南到了很远的西北工作,因那里少雨缺水,河塘少之又少,再加上后来都通上了自来水,不少富裕起来的乡村人家也买了洗衣机,洗衣服不再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情,就很少听到这美妙的声音了。可想不到就在回来的第二天清晨,我又听到了这熟悉的棒槌声。水的清澈又回来了,棒槌声也回来了。

这不,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叫来了妻子,从小在西北长大的妻子第一次见到“棒槌声声洗衣忙”的场景,顿感在这清晨的小河边清洗衣被是那样的浪漫和悠闲,正巧我们也有几件待洗的衣服,妻子立即拿到小河边,并借了塘边一位大姐的棒槌,体验了一下“棒槌声声洗衣忙”。“杨柳低垂澈锦溪,时闻黄鸟岸边啼。流湍莫怪浣衣女,临埠偷斜照云霓。”“江南二月尚春寒,画映邻家浣女端,冷暖有知言水鸭,谁怜池岸捣衣难。”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”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。”一连串的诗句在我的耳畔响起,眼前“啪啪啪”的棒槌声柔韧而悠长……